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升仙傳 第二十四回 濟小塘機房裝病 搬運神京城運絲

話說小塘言道：「天殺的，坑死我了，將我的銀子，盡情偷去，這可叫我怎樣回家！」說著說著放聲大哭。主人說：「相公莫要如此，你只保養身體要緊，銀錢皆是人掙之物，惱他怎的。到明日我與你請個醫者看看脈，吃兩劑藥就好了，你家在何處？我自送你回去。」小塘聽了這話，把氣平了一平，故意的要東要西，百般的試探，這主人百依百隨，並無怨言。一連三天，皆是如此。到了第四日上，小塘起來，向主人言道：「多承照管學生病體痊癒。不知貴姓尊名，為何放著空機，卻不織絹？」房主見問，歎氣言道：「在下姓鄧名叫存仁，只為平生好友，把資本叫人坑去，因此連年未做生意。」小塘順口答言，說：「學生也是姓鄧，怪不的這樣有緣，既然缺少資本，這卻不難，我有個販絲的朋友，現在此處發貨，待我找著他，賒他兩擔，包管會依。」言罷出門，向西走了幾步，見路北有一座七聖祠，走進去看了看，原來是座空廟，走到正殿，口誦靈文，把搬運神拘來，朝上打躬。小塘說：「煩駕到北京城中，撿那富戶絲線舖子，把織絹的上好青絲運兩擔來。可要記清他的字號住處，日後好還他的本銀。」搬運神領命，去不多時背了四捆青絲回來，放在小塘面前，說：「啟上法官，這絲是鼓樓東路北，陳明字號的貨物，請法官查收。」

小塘說：「有勞尊神，請歸本位。」打發搬運神走了。出來找了兩個閒漢，把絲擔到鄧存仁家。存仁一見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相公真賒來了！不知什麼價值？幾時要錢？」小塘說：「按時價計算，對月交還罷了。你可快去料理機房，不要遲了時日。」鄧存仁不敢怠慢，把機房打掃乾淨，找來舊日的機匠，立時之間熱鬧起來。到了晚上，機房停工，各自散去，小塘等至夜靜，把織女星請來助工。織女星領了法旨，一夜的工夫，八疋絹俱已織完，交旨昇天而去。次日早晨眾機匠一進機房，看了看絹，皆已完備，一齊亂嚷，俱說是活見鬼了。鄧存仁從院內出來，聞知此事，心中甚是驚疑，走到機前，依次一看，八疋絹果然皆完，經緯又齊，顏色又俊，單絲盡成雙絲。小塘假裝不知，也走過去看了看，說：「眾位不必驚疑，想是主人時來運轉，神人相助，列位以後就照此樣織來，包管買賣興旺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動手，將八疋絹卸下機來，鄧存仁治辦香燭，供獻答謝神靈，機匠從新安機，拿這八疋作樣，織出來大不相同，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小塘推故有事，獨自出門，走不上半里多遠，迎著徽、苗二人，說：「二位賢弟，如今且別回去，到晚上可要如此這般。」吩咐已完，回至鄧家。天色將晚，徽、苗二人在外而叫門，鄧存仁將門開放，一見就問，說：「二位道爺，這二日那裡去來，把你們伙計氣的了不得了。」二人故意驚道：「此話怎講，倒要問個明白。」說著走進房中。小塘一見，說：「哎喲！好兩個大膽的狠賊，將我二百銀子偷去，還敢回來見我，有何理說？」一枝梅說：「我的哥，你可錯怪了人了，俺兩臨出去時，恐怕露白，將銀子放在炕洞裡邊，沒有言語。這也怪不得哥生氣。」鄧存仁聽說，乘上燈燭望炕洞中一看。一個布包放在裡面，拿出來打開，果然是二百銀子，存仁交與小塘，說：「相公幾乎屈了好人，快收起來罷。」大家說笑一回，各自安歇，鄧存仁那知是小塘弄的法術，完他前日假病的案件。

且說到了次日，就有南京客夾買絹，鄧存仁就將那現成八疋拿來，客人一見心中愛慕，比別的機房裡的貨物多賣一半銀子，一定五十疋，先留定銀一百兩。鄧存仁打發客人去了，將銀子交與小塘，叫小塘還那兩擔絲的客賬，小塘接來，仍煩搬運神送去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鄧存仁家的買賣，從此興旺，就把小塘弟兄三人留在家中待如上賓。那日，小塘思念韓生，正遇大比之年，寫了一封書信，把烏鴉拘來一個，將書給它拴在尾巴之上，叫它把書送至江南，這烏鴉如通人性的一般，展翅飛翔，一直飛到江南隱仙莊韓慶雲家樓角以上，不住的亂叫。韓生正在樓上看書，被烏鴉叫的心亂，用袍袖一甩，那烏鴉把雙翅一展，飛在書案上邊，把尾巴一擺，朝著韓生又叫。韓生才要伸手去拿，見那尾巴之上拴著一封書信，連忙解將下來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小塘給自己的書信。上邊寫著：

劣兄小塘親筆蹤，拜上江南一友朋。
自從那日分別後，時常懸念在心中。
只因目今開大比，奉請賢弟奔前程。
早到南京先納監，隨後收拾上北京。
千萬莫過九月九，包管金榜中頭名。
差遣烏鴉帶書信，賢弟一見莫消停。

韓生看罷，滿心歡喜，心想：濟兄真神仙也！這些飛鳥也聽他使喚，我想科舉的規矩乃是八月中秋，他這書中說是別過九月九日，難道今年改了日子不成？一行想著，下樓走到景氏奶奶跟前，說：「母親，方才有一件奇怪事情。」奶奶說：「什麼事呢？」韓生就把烏鴉帶信的話說了，將書呈與奶奶，奶奶看了一遍，說：「我的兒，你的主意怎麼樣呢？」韓生說：「兒的主意是要上京，但恐日子有限誤了日期。」奶奶說：「依我看來，你濟兄有半仙之體，定有先見之明，既許你金榜有分，管什麼八月、九月，你去了自有好處。」韓生說：「雖然如此，但不忍與母親遠離，如何是好？」奶奶說：「這也不難，我有積下的二百銀子，可作盤費，把房產地土交與管家韓祿看守，咱母子帶著書童，一同進京，豈不兩全。」韓生大喜，說：「母親見的極是。你老人家收拾行李，為兒的先去定船。」說罷走到河口，僱了一隻江船回家，吩咐韓祿看守房產，將行李叫人送上船去，然後，韓生扶他母親一同上船。

船家開船，正遇順風，不多幾日，已到南京水西門。景奶奶把銀子交與韓生，韓生上岸進城，到在戶部裡報名，兌清銀子，要了北京科舉的文書，收在身邊，出城上船，渡過江北，離船上岸，僱了一輛小車，書童將行李搬上，扶持奶奶上去，韓生也坐在一邊，兩個車夫前拉後推，走將起來。此乃八月天氣，秋雨連綿，在路上走了一月，倒誤了半月的工夫，及至到了北直交界，已是八月二十以外。韓生看了看場期已過，且是路上泥濘難走，正要與他母親商議回家，忽見路旁有人說話，韓生定睛一看，認的是徽、苗二人，連忙下車，緊行幾步深深一躬，說：「二位兄長從何而來？」承光說：「俺奉大哥之命特來迎接賢弟。」韓生聽說，連忙稱謝，說：「二位兄長，老母現在車上，請去相見。」二人聽說，上前請安。奶奶一見嚇的面目改色，說：「二位到此有何事情？」苗慶說：「俺奉濟大哥之命，迎接老母、賢弟進京。」奶奶聽說，把韓生叫到跟前，附耳言道：「從前二人在咱家中，一個神偷，一個訛詐，幾乎沒把老母嚇死。今日此來必無好意，須要遠著他些。」韓生領命，走到二人跟前說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承濟兄美意，叫小弟上京，誰知路遇陰雨，誤了場期。如今進京，也是無益。方才母親吩咐不如回家，還省幾兩銀子，敢求二位兄長回去見了濟兄，代小弟說罷。」承光說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今年場期已經改在九月，莫要遲疑，誤了功名大事。」

韓生立意回家，要遠二人，遂向二人言道：「老母已經吩咐，不敢不從，就此告別了罷。」承光向苗慶言道：「賢弟，你聽見了麼，半路之中忽要回去，咱大哥算的真是不錯。如今把那話給他使上罷了。」說罷，向韓生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俺也不好相強，待俺別過老母，咱再分路。」言罷，齊走到小車跟前，這一個老母長、老母短，裝說閒話。那一個把張神符貼在小車底下，說：「賢弟回家，一路保重。就此請了。」言罷向北而去。

韓生打發二人去後，叫車夫掉轉車子，仍舊回家，給他來回的腳費。車夫聽說要轉車子，直覺著重如泰山，左右轉不過來。韓生與書童一齊助力，扭了半日，竟不相干。韓生心下著忙說：「莫非他二人使了什麼法兒了麼？」一句話還沒說完，只見一個小廝帶著車夫往北直走。韓生一見，心下著忙，領著書童往前就趕，誰知越趕越快，正然跑的汗流，忽見徽、苗二人在路旁站著。韓生說：「二位兄長快忙替我趕趕車子。」二人言道：「你若上京，俺就替你趕趕；你若回家，我們不管閒事。」韓生恐怕嚇著母親，

說：「只要趕上車子，弟就情願上京。」苗慶聽說，用手一指，那車子猛然站住，韓生這才跑到車子跟前說：「母親沒嚇著麼？」奶奶說：「卻也無妨。」

說著，徽、苗二人來到跟前說：「老母不要害怕，此皆濟兄長命俺如此，必請老母同賢弟上京，功名自然有分。」奶奶見是不能回去，無奈點頭應允。苗慶走去，僱來四個腳驢，弟兄三人連書童騎上，車夫推起小車，竟上北京。到了八月底，那日到了北京城外，從東直門繞到六里屯鄧存仁門口，小塘將韓生迎接進去，鄧存仁家服侍奶奶下了車子，讓進院中，小塘給韓生開發了車子、腳驢。鄧存仁也給韓生叔禮，擺酒接風，韓生母子就在鄧存仁家住下，這且不提。